



陣綫報

第
241
期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648

6-8-1967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出8版

每份售價10¢

出賣人民的「國慶日」

我黨八月四日聲明。暴露行動黨傀儡政權的「國慶」

(一) 新加坡是馬來亞的一部分

新加坡一路來都是現在仍然是馬來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不可以也沒有可能單獨獨立，然而英帝，而目前美英帝交替使用「合而治之」和「分而治之」的政策，首先在一九四八年把新加坡島和馬來亞大陸分割開來；其後又於一九六三年製造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而把新加坡和馬來亞大陸「合而治之」，隨之又於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把新加坡島和馬來亞大陸分割開來而製造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

美英帝國主義在其當地傀儡拉曼李光耀集團的充分合作下，一向來忙於試圖在馬來亞人民當中灌輸一個「馬來西亞」而今又一個「新加坡」國家概念，強迫學生參加所謂「升旗禮」和所謂「效忠宣誓」，唱所謂「國歌」等等，妄圖通過這一切誘使居住於新加坡島和馬來亞大陸人民稱自己是所謂「馬來西亞人」和所謂「新加坡人」而忘記他們自己實實在在是馬來亞人！

向人民通過連接新加坡島和馬來亞大陸長堤時所施加的多種不便和限制，所有那些特殊的法律和條例，對馬來亞貨物實施的貨額限制和抽稅！以及長堤兩岸的反動傀儡所採取的各種措施；以及「工作准証」、小販執照、德士執照只限「新加坡公民」等等，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敵人策劃的陰謀的一部分，其目的在製造「馬來西亞」和偽「新加坡共和國」是所謂「獨立國家」的印象！！

(二) 欺騙人民的「國慶」日

所以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都借各種鋪張和喧鬧來慶祝每一年的「國慶」日，妄圖製造假「馬來西亞」和假「新加坡人」的虛偽的「國家」概念，以便適應美英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的需要而欺騙人民。

目前在新加坡島統治的人民行動黨李光耀傀儡集團正在大肆準備慶祝八月九日的所謂「國慶」日。行動黨動用一切宣傳機器，通過歌午表演，花車遊行和在街道和學校張燈結彩。

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製造「國

慶」日的意思和概念；而根據報章報導，是要「顯示國民的驕傲和信心」和「促進一個「穩健的社會」

(三) 行動黨所謂「穩健的

社會」是殖民地社會！

行動黨「穩健的社會」是什麼呢？它意味着物價高漲，各種主要糧食和日用品的價格都漲了價，如食米、糖、肥皂、紙、重要藥品等等。它意味着失業越來越嚴重，意味着束緊腰帶和加重人民的災難的負擔。它意味着對塗貼反帝反殖的標語的群眾施以答刑的法西斯法律。它意味着無理逮捕和不加審訊就長期監禁馬來亞愛國志士，有者被監禁長達十二年如盧大通同志，顧合利等同志。它意味着野蠻毆打甚至用致命武器肆意射殺參加援越抗美演出的和平觀眾以及和平示威抗議政治壓迫和生活費高漲的群眾，它意味着逮捕和所謂「驅逐」那些僅僅是慰問在樟宜獄外「靜坐」抗議的家屬的馬來亞愛國同胞。當時樟宜獄內的政治被拘者為抗議拘禁期間被虐待和政治迫害而正在展開絕食鬥爭，它意味着製造社團法令壓制有力的政治對手。它意味着進一步剝奪工人階級結社和罷工的權利。它意味着強迫人民去登記作為美英帝國主義侵略亞洲人民特別是越南人民而可能是中國人民的炮灰。

它意味着使整個馬來亞作為英帝侵略軍的「休養地」。它意味着給外國壟斷資產階級「減免稅額」和「出口補助費」。它意味着利用人民的金錢幫助外國和本地大資本家設立工廠（如ACMA電氣製造廠）而進一步剝削馬來亞工人階級，它意味着典押人民的財產在馬來亞國內借款以及向世界銀行和其他英帝控制的金融機構大量除債，因而進一步加重馬來亞人民的負擔

。它意味着利用反動電影、書籍、彩票甚至計劃中的足球比賽來愚弄人民！它意味着利用什麼和「新加坡」簽的大量合同來欺騙人民，而實際上這些有關的公司完全是外國資本和本國控制的。

簡單說一句，李光耀傀儡集團的所謂「穩健的社會」意味着剝奪人民的言論和出版、結社和集會，學習和旅行、工作和罷工、居住和參加祖國政治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意味着給人民帶來越來越多的欺騙、鎮壓、剝奪和災難；意味着利用「國會議員」和在整個馬來亞實行反動的「白色恐怖」和「警察國」的法西斯專政。而另一方面給美英帝國主義帶來越來越多的利潤和炮灰！

換句話說，行動黨的「穩健的社會」實在是殖民地的社會。

(四) 出賣人民的「國慶」日

為了進一步剝削和壓迫人民，今天他們大肆在假「英軍撤退」問題上實行宣傳欺騙。但是人民已經覺悟起來了，而有着政治覺悟的人民不是這麼容易受欺騙！人民目前很容易看出所謂「英軍撤退」是假「撤退」，而實際上，隨之而來的是美帝加緊控制整個馬來亞！

拉曼李光耀傀儡不是為了維護美英帝國主義的利益，而派遣「部長們」到曼谷，去建立一個新的東南亞區域聯盟嗎？外國軍隊包括美帝侵略軍不是實實在在的佔領着整個馬來亞？因此那里有什麼「國民的驕傲和信心」？所謂「國慶日」根本沒有值得驕傲，而是羞恥，「國慶日」實實在在是「出賣人民日」！

(五) 敵人向黨向人民的進攻

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一路來利用欺騙和鎮壓的兩手策略來對付人民，妄圖維持其反動統治。

馬來亞社陣一向來忠於人民的基本利益，不懈和進行反對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反對「馬來西亞」和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一個真正統一獨立民

(轉入第八版)

反對物價高漲 苛捐雜稅和強盜法令

——遊行隊伍此起彼伏·抗議聲響徹雲霄·反動政權驚慌萬狀——

傀儡拉曼李光耀所施行的政策完全完全是根據美英帝國主義的反人民、反左翼、反社會主義的政策。它推行的經濟政策正是帝國主義掠奪政策。他們一向靠壓迫人民與剝削人民來維持他們的法西斯「統治」。

今天，人民深深感受到反人民「法律」多如麻，這些「法律」像繩索一樣企圖綁住人民的手腳，以便傀儡拉曼李光耀伸手要人民的錢。人民深深體會到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找職業難如登天，物價高漲，苛捐雜稅的痛苦。這一切促使人民認識到傀儡拉曼李光耀是美英帝國主義的走狗，所謂「馬來西亞」和假「新加坡共和國」都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為壓迫、剝削而製造出來的，欺騙人民的東西。

有壓迫就有反抗，要生存靠鬥爭。看，人民把「造反有理」的紅旗越舉越高！看，人民的革命烈火越燒越旺，看，人民反對物價高漲，苛捐雜稅，強盜「法律」的遊行隊伍沖擊美英帝國主義反動派！

。小坡。

七月卅一日，晚上七時十分，一支聲勢浩大的遊行隊伍在淡水河一帶出現，人數約有二、三百名示威群眾沿途高舉「抗議物價高漲，反對苛捐雜稅！」「反對封閉社陣、人民黨和左派工會！」的布條，並沿途分發「打倒美英帝國主義！」「打倒拉曼李光耀！」的傳單，示威群眾高呼口號，響徹雲霄，一時人潮如湧，競相圍睹。

當示威隊伍正在迅猛前進的時候，隊伍的後頭，憤怒的群眾以麻布袋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掩護隊伍前進，擋住從遠處開來的暴動車，車上走狗，暴跳如雷。遊行隊伍口號聲響，大步前進，這時更是意氣風發，鬥志旺盛，眼看遊行隊伍將到達實籠崗路了，一群如狼似虎的暴徒向隊伍猛撲過來，棍打脚踢，當場就有一位女同志被打得頭破血流，鮮血洒地。群眾立即把傷者救走，遊行隊伍繼續前進，威猛地前進！

。武吉班讓。

7月31日下午五點半，武吉班讓二百多名群眾手持數面書寫「反對物價高漲，苛捐雜稅！」的布條，和數十支小紅旗，浩浩蕩蕩地舉行示威遊行。

遊行隊伍從武吉班讓大眾茶室附近出發，沿着武吉班讓市區前進，一路上高喊「反對苛捐雜稅！」「反對壓人民的臭法律」等口號，高唱革命歌曲，有力地揮動手上的小紅旗，表達了他們反抗傀儡政權不斷施行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心聲。他們的正義行動博得附近居民

的共鳴，很多群眾紛紛赴前來報以會心的微笑向遊行隊伍致敬。

當時適逢工人放工的時間，所以川行車輛與人群特別多，工人群眾們更是揮手表示全力支持。

。大芭窰。

七月卅日，早晨九時，深受傀儡政權壓迫和剝削的勞苦大眾，尤其是工人小販們，不能容忍受迫害，英勇地展開遊行示威和演講。

當天大芭窰巴利，來來往往的人特別多，突然一位群眾站起來，以手提擴音器，向勞苦大眾演講。他說：人民受盡傀儡拉曼李光耀的種種壓迫，物價高漲，苛捐什稅，強盜「法律」，使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我們大家應團結起來，打倒傀儡拉曼李光耀反動政權！……五分鐘後，約三百名群眾組成遊行隊伍，雄壯地朝附近一個臨時警察站進發，一部分群眾同時在附近塗寫標語，遊行隊伍將到該警察站時，幾個紙老虎的警察怕得要命，群

(接第五版)

上岸后，由於我沒有旅行証便被港英當局扣留，並且拍相片和蓋手印（和這裡的政治部一樣，相片兩張，四十多個手指印）在扣留期間食物很差，又骯髒得要命，所以我沒有吃，只是喝茶而已。這樣在香港逗留了一個白天又兩個晚上后，廿六日船再出發到中國去。當天就到了黃埔。

船停泊后，大約有二十多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穿著整齊的車裝上船來檢查，在檢查前，由一位解放軍戰士召集全船旅客，這位解放軍（由於他們的車裝都是一樣的，沒有辦法曉得他的車職，相信是他們的負責人）先要求全體旅客跟他們朗讀兩段毛主席語錄，他們念一句，

旅客們跟着念一句。接着，他大略把中國解放以來在建設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新中國的富強，人民的生活的幸福美好等真實情況向船上旅客介紹。過後我要求和他單獨談話，把我的情況告訴他。他處理問題很小心，很慎重，不輕易相信，還了解我十一年來的一些情況，接着他問我自己打算怎樣；我要求說：「最好中國政府不要接收我登陸，把我送回去」；他聽了我的話后，我想是爲了要試探我的決心和意志，便問我：「假如中國政府要把你留下來呢？」我回答他說：「假

設中國政府需要一些時間進行調查的話，我可以暫時留下，待中國政府調查清楚后，才把我送回去。」最後他表示要向上級請示，隔天給我答覆。第二天由一位負責華僑事務的官員通知我繼續留在船上，坐原船回馬來亞。

。實籠崗花園、芽籠。

卅一日晚上，有一百多名群眾，很機警地集合在醒華學校附近，沿楊厝港大路遊行。手持大布條，上書「反對苛捐什稅！反對壓人民的臭「法令」」。隊伍高喊打倒拉曼李光耀政權口號。群眾看到自己的隊伍來了，紛紛說：「你們很勇敢，很好！」不久，隊伍即轉入惹蘭德記村。敢於造反的群眾，很快地衝進該地的一個聯絡所，所內的行動黨走狗，手持大鐵條，相依爲靠，縮在一起，冷汗直流。隊伍在聯絡所內遊行幾圈後，巧妙地化整爲零。這時大批警察慌張趕到封鎖各路出口，整整把守了好幾個鐘頭，結果一無所獲。

同大晚上，芽籠路也出現遊行隊伍。三百名群眾從四面八方聚集起來，有組織有秩序高舉反苛捐什稅等布條，從好萊塢戲院車站開始，後轉入如切路。等到紅車慌忙趕來時，遊行群眾已經達到他們的目的，勝利散了。

設中國政府需要一些時間進行調查的話，我可以暫時留下，待中國政府調查清楚后，才把我送回去。」最後他表示要向上級請示，隔天給我答覆。第二天由一位負責華僑事務的官員通知我繼續留在船上，坐原船回馬來亞。

船在黃埔逗留了前后一星期多。六月二日開赴香港，在香港停了一天一夜，便回程星洲。六月九日晚上抵達后，「政治部」人員又把我逮捕，當晚便被關「中央警署」。過後曾到「法庭」推事辦公室所謂「過堂」。把我當成「非法入境」的「刑事犯」。自七月六日起扣留女皇鎮監獄。

在女皇鎮監獄里待遇和「犯人」一樣，早上七點至傍晚在外曬太陽，我以前在監獄看的幾十本書和隨身的衣服也不許我拿，我要求讓我讀書他們答應，可是却說必須關在房子里讀才可以，當然我不能够接受這個無理的措施。我向獄方抗議，提出必須把我當成政治拘留者，和謝太寶同志他們在一起集體生活，而不能把我當成「刑事犯」。目前關於這事，我已委託知知拉惹律師寫信向吳慶瑞和監獄當局提出，如今正等待他們的答覆，若答覆不滿意，我將採取行動，一定要鬥到底。

盧大通同志致函「內政暨國防部」

—申明收信一周後若不受理將採取法律程序—

○按語○

這是一封由政治拘留者盧大通同志寄給「內政暨國防部」的信件。此信之副本是按照盧大通同志本人的指示，由他的法律顧問寄給社陣。我們現在公布這封信，為的是再次暴露目前「統治」新加坡島的李光耀法西斯傀儡政權。新加坡島是馬來亞的組成部分。信中的內容，清楚地說明事實的真相。

信件全文如下：

“內政暨國防部長”

珍珠山，新加坡

逕啟者

我是政治拘留者盧大通的代表律師，他首次於一九五六年於公安法令下被拘禁。

(一) 我的當事人（指盧大通——編者下同）對我陳述說，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或前後的日期，當他還在樟宜監獄時，曾被通知當局已向他發出“驅逐令”。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或前後的日期，我的當事人獲得一名官員的口頭通知，說該“驅逐令”已被撤回；其時，掌管有關政治拘留者事務的一名樟宜監獄書記官也在場。

(二) 我的當事人進一步向我陳述說，在五月廿日或前後的日期，他被強行押上“大寶石號”輪船，前往中國。我的當事人未曾接到任何驅逐的文件，再者，我的當事人是出生在沙巴。因此，很自然地，我的當事人拒絕被強行遣往中國，而乘原輪返回他的永久居留地即新加坡島。他的母親和其他家屬居住此地，而且仍舊永久在此居留。

(三) 在同返新加坡後不久，他便在中央警署的特別牢房受單獨監禁，受到眾所周知的壓制的、非人的和粗暴的待遇，即除了被單獨監禁幾天外，在中央警署受監禁期間，他也被剝奪閱讀報紙、書籍或其他讀物的權利。同時，他也不獲准會見法律顧問。雖然，當他在中央警署的特別牢房監禁期間，律師曾多次提出書面的探訪要求。此外，他所得到的糧食不足額，而且質地很差。就在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下，他在中央警署渡過將近一個月。我的當事人向我陳述說，過去被移到中央警署時，他曾遭受類似或更惡劣的虐待，包括被毆打。

(四) 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或前後的日期，我的當事人從中央警署的特別牢房被移往女皇鎮監獄。目前，他面對諸如謀殺、參與黑社會活動等刑事控狀的各種人物被押在一起。我的當事人正在整天地被放出監獄建築外。監獄的曠地陰處太多了，根本不足以讓同牢者遮陰，而我的當事人不得不整天曝於陽光

下。

(六) 我的當事人對於同還押的嫌犯關在一起，表示強烈憤恨和抗議。

(七) 我的當事人，作為政治被扣者，已被監禁了近十二年的期間，未曾經過任何形式的審訊，也未有記錄在案的定罪。單單基於這一事實，就應當停止繼續對他進行無理拘禁，而應立即給予無條件釋放。應當請閣下注意聯合國對“人權宣言”所通過的議決案，其第三條如下：

“每個人都是有生活、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權利”。第九條：“任何人都不應當遭到橫蠻無理的逮捕、拘禁或驅逐。”

(八) 基此，請閣下注意“新加坡總理”於一九五五年與一九五七年在當時的立法議會上發言摘錄：

“他（指當時執政的反動首席部長馬紹爾和林有福——編者）在民主的名堂下所設法得到的，是剝奪基本的自由權利，以及其中最基本的權利——在沒有觸犯法律的一項特別條文而被定罪時，不應受逮捕和懲罰”。

“當你無法以觸犯任何明文法的罪名控告某一個人時而將他逮捕和監禁，如果這不是極權行為，不是我們在法西斯國度里所高喊反對者，那又是什麼？”

（引自新加坡立法議會記錄 1955年第一卷第十四號）

“當首席部長（指林有福——編者）要耍弄兩面刀：／首先他說“禁止和堵塞極端分子。其次，他說“但是，這些惡人會利用公安法令”。是誰通過這項法令？是前首席部長。是誰加以反對？是我們。原則上，我們仍舊反對公安法令。他盡可以發笑，但是讓我告訴他。我們是了解我們的每一項公開宣言的全部涵義的。我們所公開發表者，我們都公開尊重。可以肯定，這是他決不全了解我們的事情。”

（引自新加坡立法議會記錄 1957年第二卷第廿四號）

(九) 自一九五六年遭監禁以來，我的當事人一直是政治拘留者，即使當局不顧其十二年的（無審訊和無定罪的）長期監禁，而要進一步的延長這一無理的監禁，那麼他所受的待遇，應當符合公認的國際準則和慣例。

(十) 再請閣下注意一九六〇年監獄調查委員會報告書第十五段，其內容是：

“政治拘留者是，或者實際上應該被當成是民主社會的異態。一方面我們不應對因政治理由而採取的拘留行動之妥當性與必要性作出任何評論；另一方面，我們或許會察覺，對眼前的政治政策與政治思想之異議，並不構成反社會的罪行，也並不因此而動用社會改造措施。聯是之故，如果在有政治拘留者之時，政治拘留者應當同定罪的囚犯分開監禁，而且應當獲得過正常生活的一切方便，因此，政治拘留者在監禁期間，應當享受盡可能接近正常的條件，而不受懲罰性的限制條例和紀律之約束。我們認為，在行政上能辦到的範圍內，政治拘留者應當允許盡可能多次的受親屬和朋友探訪；在拘禁時，他們應當具有按照自己所選擇的任何方式來組織生活的絕對自由，而且應獲得進行閱讀，寫作，研究、烹調和娛樂的足夠方便”。

(十一) 再請閣下注意一九六六年憲制委員會報告書的第四十段，其內容如下：

“觀閱其他明文憲法時，我們發現一項為各憲法所承認與保護的基本人權，但是，馬來西亞憲法中却未列明此一權利。這是每個人不得受折磨或非人待遇的權利。我們（指憲法委員會——編者）認為，如果將這一權利列入新加坡憲法，作為一項基本權利，是有權利，是有益處的；我是之故，我們建議列入如下的新條款：——

“第十三(一) 任何人都不得受：折磨、受非人或卑賤的處罰，或其他非人或卑賤的待遇。”

(十二) 再請閣下注意英國殖民地事務局所訂立的關於政治拘留者的條例——在公安法令下發出的訓令，這些訓令在我的當事人於一九五六年開始被拘禁期間是有效的，而直到一九六三年以前仍舊有效。上述訓令有關部分如下：——

“按照第三項第一分項受拘禁的人，僅是為了監禁的目的而加以拘禁的，而非為了任何懲罰性的目的。因此，他們的監禁情況，將盡可能少受壓制，而需要給予適當的待遇，保障安全拘禁，維持秩序和良好行為。受拘禁者應當跟罪犯分開來。”

(十三) 鑒於以上的事實，報告書與演詞之摘錄等等，我被委託向你提出（轉入第五版）

盧大通同志叙述被「驅逐」的經過

按語：這篇文章是一位被捕同志由女皇鎮出來後所寫的記錄，他根據盧大通同志的叙述寫了這篇文章。（以下是大通同志的自述）

今年二月，我和林耀明同志（他是前書報業秘書）同時接到反動政權發出的「出境令」，限令說在十四天後把我們驅逐到「大馬」。但是十四天過去了，反動派並沒有把我驅逐，反而把「出境令」撤消；後來在我追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是拉曼政權不敢接收。不久「政治部」人員會到樟宜監獄進行收買，問我是否要到澳洲、紐西蘭、香港或加拿大，假設要的話他們可以免費送我去，我表示說：「假設要我選擇的話，我選星洲，你們放我出去吧！」進一步他們要我上電視台，發表聲明，我堅決地回答說：「你們無理地把我關了十多年，這個問題你們已經找我談了多少次了，我的態度難道你們不清楚嗎？你們還是省下一點口水，不要再談！談了也是花時間。」那個特務後來表示他只是執行任務而已，上峰要他怎樣做他就怎樣做。

到了四月底，他們替我換了新的「居民証」。

五月二日早上，監獄醫生到牢房來，說要跟我打針和種痘，我問他：「你們到底想把我怎樣？假如要把我『驅逐』的話，應該照正常手續發出出境令給我，讓我跟家人人和律師交代，不然的話我拒絕打針和種痘。」那個醫生表示如果我不願意打的話，他不能強迫我，他只是奉令行事而已。當天下午，「政治部」人員到來告訴我：要把我驅逐。但沒有通知我時間、地點，也沒有發給出境令。傍晚的時候，他們把我帶到中央警署。

五月三日早上，「政治部」人員來告訴我，他們要把我驅逐到中國去。我當時告訴那幾個特務：「你們要把我驅逐的話，至少應該發出『出境令』，讓我通知家里人，

否則我將拒絕打針和種痘。」聽了我的話後，有個特務很不客氣警告

我說：「打不打是你的事，以後在船上染上什麼病死了，與我們無關。不過，你不打的話我們有兩個辦法對付你。第一，我們可以硬硬抓住你打針，或者我們也可以做一張假的免疫證書給你！」我最後堅決告訴那個特務：「即使你們硬硬把我送到中國，我也不會上岸，我將坐原來的船回來。」「假設你回來的話，我們再抓你！」那個特務氣勢兇兇地說。「抓就抓吧！十多年了，難道不也這樣過的嗎？」

過了很多天，他們還沒有把我驅逐。到了廿號中午，他們叫我收拾東西，把我帶到碼頭。船原本下午三時出發，後來不知什麼原因拖到晚上八點鐘才開始。四個特務硬硬地把我押上「大寶石」輪後，一直在旁監督我，等到船要開了他們才上岸。由於他們連讓我通知家人的機會也不給，家里人根本就不知道這回事，我帶在身邊的衣服和錢也很少。我母親接到電後，回電告訴說已通知一個親戚在香港接我。

船在大海里航行了四天，於廿四號晚上八時抵達香港碼頭，在船上我見到了那位親戚，他給我帶來了一些錢和衣服。由於時間逼促我只扼要地告訴他我被驅逐的經過情形。過後他曾把情況打長途電話告訴我母親。

（轉入第三版）



閑話「國慶」

口誅

「國慶日」就要來了！大報上天天登着這些新聞。於是我們也想來寫點什麼。逢「節日」作文章，這似乎是一種「老例」，然而把「堂而皇之」的「國慶」當閑話談，恐怕有點「大逆不道」；不過也只有當閒情時，人們才會想到這「國慶」，所以也就無可厚非了。

「國慶」一來，有幾文錢的商家們又要頭痛，看來又得掏腰包了，行動黨狗腿們也着實忙，要到處奔走，要率領大小奴才，整天為「國慶」鋪張效勞。連警察軍隊也都忙着在那里踏步踏了。

兒童們大多喜歡過新年，其實並不解什麼「一年之計在於春」的，唯一的想頭倒是：「恭喜發財，紅包拿來」。這同的「國慶」，大商家們也不例外，雖然不一定想拿紅包；但生意興隆靠景氣，乘「國慶」起崗，一方面固然是虛張聲勢，向行動黨獻媚，一方面也離不開「生意經」，而后者往往是主要的。所以他們也樂得大搞什麼「博覽會」，大建牌樓，繁華世界也確實「繁華」得可以！並且還特地馬路中間立一個牌柱，寫着「新加坡共和國萬歲」幾個大紅字。大有「如假包換」之概。

如果真以為他們都相信「新加坡共和國」能够「萬歲」，那也就大錯而特錯了。李光耀在「建國中的一個考驗」里不是已經說過：「新加坡是不是一個國家。我看，就目前來說，是很難下答案的。」看

來連這傢伙都沒有什麼信心，雖然他也叫人們要喊「萬歲」，他的奴才還建議以「萬歲」代替「飲勝」。但那是大勢所迫，豈敢有所奢想！

迷信的人喜歡給孩子取名什麼「天壽」、「鶴齡」。其實他們何嘗希望孩子真個活到幾百歲，只不過孩子難養，怕他夭折而已。這本是極普通的常識，但用在「共和國」身上，有些人就忽略了。

前幾天報章上還登了政府的文告，叫人們在「國慶日」升「國旗」，還要商店都得張燈結彩，裝飾門面，以示「國泰民安」。可見這「門面」很要緊，否則「國將不國」了，豈不糟糕。所以他要特別強調照顧「門面」，把「共和國」打扮得像一些，拼命地要在鬼臉上塗滿雪花膏。

至於小百姓怎樣呢？他們都吃過「共和國」的虧，當然知道這「共和國」是什麼貨色！「共和國」一出現，跟着物價飛漲，苛捐雜稅，「刮」風四起，新鈔票拿到手上，都要懷疑是陰間紙了。更何況部長老爺却又預示着要百姓「束緊腰帶」，「少吃白米」，是明知「共

和國」的前景並不樂觀的，那里還有什麼「閒情」來慶「國慶」。

不過，「國慶」終於是要來的，而且想必也會有一番「新氣象」。到時，愛好新奇的人們，或者竟有暫時忘了愁苦，或者本不愁苦的，抽些閒情來觀看烟花。於是乎就：「新加坡共和國萬「祝」了！

（接第四版）

要求，我的當事人應當：

(甲)獲無條件釋放，不再受無理拘禁；或

(乙)從目前同還押嫌犯一起拘禁的地方移開，而在符合未定罪的政治局留者的正常條件下受拘禁。

(丙)我受進一步的委託，若是我的當事人在此信收到後的一個星期內，沒有被移到正當的拘禁場所，那麼，我所受的委託是對閣下採取法律程序，包括申請法庭令狀，以使我的當事人被移往正當的拘禁場所。

但願不必訴諸這一途徑。

法律顧問 啓



歡呼美國黑人抗暴鬥爭迅猛展開

最近一星期多以來，深受壓迫與剝削的美國黑人掀起了規模空前的抗暴鬥爭。這和今年夏季以來，一些美國廣大城市的黑人暴力自衛鬥爭，形成了強大的革命風暴，嚴重地衝擊着美國壟斷資本的反動統治。

七月廿三日凌晨，美國警察在底特律市黑人區，無緣無故地抓走了幾十個黑人。隨後，抗議的黑人越聚越多，向警察扔石頭，扔磚頭表示抗議。廿四日，九千黑人冲破警察的包圍，把這場鬥爭擴展到整個地區。白人資本家的許多房屋和商店，以及好幾間警察所，被放火燒成灰燼。黑人狙擊手以密集的子彈狠狠地懲罰軍警。有些黑人青年，在戰鬥中第一次使用機關槍向法西斯軍警掃射。

底特律黑人的槍聲，把美帝國主義頭子約翰遜從睡夢中驚醒，在三更半夜匆匆忙忙地趕到電視台，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大肆叫喊什麼「我們不能容忍無法無天的行為，我們不能容忍暴力行為」他宣布，由於當地官員無法控制局勢，得立即派出五千兵力的聯邦空降部隊，前往底特律去鎮壓黑人鬥爭。

幾天來，這批聯邦部隊的煞星，同當地的一萬多名國民警衛隊和武裝警察，乘着飛機、坦克、裝甲車和巡邏車，在底特律進行一場瘋狂的大搜捕、大屠殺，血洗了這個汽車工業之城。

約翰遜的命令和警察的鎮壓，不但沒有能够使美國黑人的抗暴鬥爭停息下來，它只能促進黑人的更廣泛、更激烈的革命，反而使它更加猛烈了。憤怒的火焰，從一幢幢的房屋燃燒到一條條的街道，把成片壓迫者的房屋變成廢墟。憤怒的子彈，從門戶里、巷角落、屋頂上擊下來，一顆顆地射向殺氣騰騰的劊子手。憤怒的槍聲在整個底特律空中呼叫。在這場抗暴鬥爭中，有大批貧苦的美國白人，也同黑人並肩戰鬥。

在底特律市黑人不畏強暴，英勇的氣概的鼓舞下，連日來美國的舊金山、費城、西雅圖、波士頓等和連華盛頓在內的幾十個城市，接連爆發了不同規模的黑人抗暴鬥爭。美國統治集團驚呼，這是美國一百多年來嚴重的國內危機。

毛主席說：「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美國黑人鬥爭的大發展，反映了美國階級矛盾的空前尖銳化。長期以來，美國黑人遭受着最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他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因而，也就蘊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一路來，美國統治集團一面用什麼「民權計劃」來麻痹黑人群眾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一面用軍警的野蠻鎮壓來迫使黑人群眾領受他們的奴役。可是，黑人群眾從自己的鬥爭實踐中，逐漸識穿了美國統治集團的反革命兩手。尤其，在偉大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今天越來越多的黑人群眾，走上了用革命的暴力，反對反革命暴力的鬥爭道路，再也不相信美國統治集團培植的傀儡馬德路丁之流，非暴力主義的神話了。

美國黑人武裝抗暴鬥爭，是美國人民反對壟斷集團鬥爭的一部分，也是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馬來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站在美國黑人一邊，我們深信，世界各國人民和美國廣大人民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最廣泛的反美統一戰綫，堅持鬥爭，這將使一小撮美國反動派，陷入完全的孤立，陷入人民群眾的重重包圍之中，這可以加速美帝國主義的滅亡。美國人民和全世界各國革命人民贏得擊敗美帝的徹底勝利！

讓我們為美國黑人武裝抗暴鬥爭迅猛展開而歡呼吧！讓我們為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對美帝國鬥爭取得節節勝利而歡呼吧！

壓低價格，又說豬肉對人無影響。但誰都知道這消息一出現，豬價只剩下六十多元。反動派早就知道豬瘟在吉隆坡發生，且向南蔓延到柔佛州。假如他們不把農民生利置不顧，為什麼不採取預防措施？為什麼要等到事發之後才出來假仁假義？

其實，反動政權一路來都不顧人民死活，他們所要照顧的是美英帝國主義的利益和自己的腰包。他們的經濟已越來越困難，工業化的美夢已破產，對印尼貿易仍然沒有希望，唯一的的就是向人民抽稅，這是一條死路！總之，他們走依靠帝國主義、反人民的道路，就絕沒有好下場。



假'獨立國'農村殘景

反動政權的御用電台前些時候對農村廣播大感興趣，最近不知為什麼減少了！原來，行動黨的農村動態廣播節目是看時機的，當蛋價八、九分，豬價八、九十元的時候，電台整天地「雞啼豬叫」，禽畜頭子出來為主人歌功頌德，大談會務，倡議提高飼料價格，保持飼料品質，大搞什麼農展、什麼雞蛋宣傳週，還說什麼吃一粒蛋等於吃多少粒米等。

據阿官們說，這次宣傳週大獲成功，大大促進了蛋價的提高，因而農村動態也就動得有聲有色。然而事實怎樣呢？當時蛋價的提高，主要原因有三：

(一)當這些頭子出來呱呱叫的時候，農村經濟大部分已面臨崩潰，無法維持的早已垮台了。剩下的只是中上等農戶。每日蛋的總產量也不過九十萬個，以人口比率來算，每人每日只有半個，怎能算多呢？其實倒是物價飛漲，人們的購買力低弱而已。

(二)雞蛋宣傳週恰好是產量最少的階段，以致物稀價昂。

(三)當時反動政權大力提供物質到越南給美軍，雞蛋也是其中一種，這也是蛋價提高的原因。

所以，這一年的蛋價果真不低過八分，那麼，這些農戶不是要大富大貴了嗎？其實不然，因為這一年飼料原料雖降價，但混合飼料却比往年貴了一元。這就是保持飼料品質的結果！所以這一年的農戶却

和往年一樣難度關。

假「獨立」的第二年，農曆正月初五蛋價立刻降到六分半，更糟的是生了十多天的蛋還不知市場在那里。冷藏公司里的冷蛋還呆在那里，新出的蛋也只好留在農戶家里等待。這樣連續了好幾個月，眼看這些農戶再也不能動彈。於是那些尖頭鼠目的東西又出現，他們和某部阿官商量的結果，出了一個這樣的主意，命令把所有不爭氣的母雞殺掉，一口氣殺了幾十萬只，還殺不出一條生路。而那些冤死的母雞還在冷藏公司里與生前的蛋爭地盤呢！至於農戶家里的那些面紅耳白，肌肉豐富的肉雞，牠們的年齡已四五個月大，體重起碼三斤多，本來早就得上市去滿足人們的口胃了。這時却被那不爭氣的冷凍母雞破壞了。

再看看那些養豬人家吧！假「獨立」第二年一開始豬價就突破七十大關，不但不能得利反而大蝕本。端午節過去了，中元節將屆，這是農民的一線希望，可是偏又出現了豬瘟，絕了他們的希望。反動政權不但不能為農民設想，反借此大撈其政治資本。說什麼豬商不得因此



一本形左實右的黑書

批林魯的「青年人的鋒芒」

(續上期)

★肅矛★

作者又怎樣寫那群“正派”青年對八月卅一日的思想感情呢？顯然，在他的筆下，那些“正派”青年是面目全非的，他竟把革命青年寫成一群對假獨立“如痴如醉”，連一點政治分析力也沒有的糊塗虫和可憐虫，在描寫八月卅一日這一個情節上，作者有意讓他塑造的人物出現在假“獨立”的典禮上，通過這群“正派”人物自己的口和行動來歌頌帝國主義的陰謀，歌頌那個根本違反人民意願的所謂“獨立”。作者的人物在假“獨立”典禮上表現得十分肉麻的。例如為了表現他們的“興高彩烈”，作者用了大量詞藻來形容他們這個思想感情什麼聲音喊得“沙啞”了，“拉破喉嚨”了，“不知厭倦的唱着國歌”，唱到“喉嚨發癢”聲音由宏亮轉變成豆沙”了等等。這是革命青年的真實面貌嗎？我看，這個恐怕只是作者自己的面貌吧！

為了偽裝這本書客觀和“左”，作者於是筆鋒一轉，回頭寫那些“正派”人物對“獨立”失望的情緒了。然而，這里還是免不了露出一條尾巴來。

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過，所謂馬來亞“獨立”根本上就是英帝國主義的一個政治大騙局，馬來亞人民從來就不把希望寄托在這個假“獨立”上，既是這樣，又那來的“失望”呢？

作者為了替這個假“獨立”辯解，不顧英帝國主義「分而治之」政策，繼續統治馬來亞，鎮壓馬來亞人民這個事實，竟然把假“獨立”後人民繼續被壓迫被剝削的現象，說成根源於殖民地的殘餘勢力。這不是本末倒置，黑白不分，企圖混淆是非，讓帝國主義陰謀蒙混過關嗎？

事實昭然若揭，英帝國主義扶持它的走狗拉曼李光耀上台，分別扮演著“獨立國政府”的角色，政治的大權依然穩穩操在帝國主義的手里，拉曼李光耀等傢伙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傀儡吧了。政治的中心不是在吉隆坡或是星加坡，依然是在倫敦。（現在開始轉向華盛頓）在軍事上，英帝國主義龐大的軍事工具依然佔領我國在這里鎮壓我國民族民主運動；經濟上，它和英帝國主義斷整個市場緊緊扼住馬來亞的經濟命脈！這難道不是很清楚的事嗎？這能說是“殘余勢力”嗎？作者這麼說，不是明顯要人家去相信這個假“獨立”是真的，使人以為一切目前的壓迫和剝削只不過是殘余勢力在作祟，走和平道路，修修補補，改良改良，那這樣就會好起來

，就行了。這不又明明是在替帝國主義洗脫罪名嗎？

作者也同樣對語文問題感到“興趣”。

他的主張和他的政治觀點一樣是本末倒置的，是誤導性和錯誤的，為了讓他的“正派”人物說出他的主張，他在作品里頭安排一個學生的學習會來，通過這些人說他的話。

作者在語文上的觀點是怎樣的呢？說穿了，是和目前勞工黨右傾機會主義領導集團所主張的所謂“爭取華印文為官方語文”的政策口號一模一樣。勞工黨右傾領導承認“官方語文”和“國語”，作者也承認“官方語文”和“國語”，勞工黨右傾領導說要為“爭取列華印文為官方語文”而“鬥爭”，說什麼爭取列華印文為官方語文，民族平等權利也爭取到了，作者也在作品里頭大嚷“是民族文化的生死關頭”了，說什麼“華文教育問題的本質是權利與平等的問題”，似乎說，如果爭取到“語文”的合法平等權利（注意：只是反動派的「法」而已）那麼民族就平等了。勞工黨右傾領導閉眼強調什麼“廣泛應用四種語文”，而作者也強調“四大民族文化”的傳統性。似乎馬來亞只有四個民族，四種語文，而沒有其他民族和語言了。勞工黨右傾領導迷於反動派法律上的承認，迷於議會的確成，而作者也說：“應該和星洲政府所宣布的政策一樣，平等對待四大文化”，這是不是說，李光耀傀儡集團值得歌頌呢？實際上李光耀傀儡政權的所謂“平等對待四大源流的教育政策”，也不

過是反動派臉上的胭脂吧了，為什麼作者竟然迷戀到這個境況，這不是又明明在鼓勵拉曼政權也塗上一些胭脂來騙人民嗎？

當前的問題是階級鬥爭的問題，是人民展開針鋒相對、你死我活的鬥爭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拉曼李光耀走狗政權，奪取政權的問題。和反動派糾糾纏纏什麼“議會民主”“法律權利”，無疑是對帝國主義反動派有幻想，其結果是把自己鑽進反動派的圈套里，或墮落成爲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

以上的例子，說明了“青年人的鋒芒”一書貫穿的不是革命的紅綫，而是一條徹底反動的右傾機會主義黑綫。它所突出的政治，不是無產階級政治，而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對於這樣的黑書，我們豈容它在我們人民隊伍中流傳，去誤導群眾？有什麼理由我們不要批深、批透，門倒、門臭。

值得人們注意，這本書的出版日期是在去年十月，這正是我國人民反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深入發展的階段，這也正是中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光輝已經照耀全世界革命道路的時刻。也恰好是魏利煌、陳辛等投降主義路線破產而勞工黨右傾領導準備推行其錯誤的語文政策的時刻，不禁使人發問：事情是偶然的嗎？

事情自然不是偶然的。任何文藝工作者，不管他喜歡不喜歡，他總是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上寫作的，而自然，這是反映他的政治觀和世界觀的。林魯這本“青年人的鋒芒”也一樣是反映他的立場和政治觀的。是紅書，是黑書，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允許黑書存在，允許它泛濫，那麼，我們無疑等於願意放棄思想陣地，讓錯誤思想毒害人民群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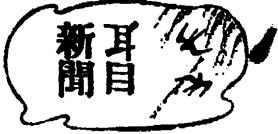
毛主席詩詞
到韶山（七律）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

離別這個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國三十二年前。
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
爲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一九五九年六月



新耳目

盧大通同志控告吳慶瑞 明日在高等法庭首次提出

被關達十二年的盧大通同志自五月廿日被行動黨法西斯政權“驅逐”到中國後他堅決不上岸，於六月九日，乘原船同返星洲，又被反動政權以所謂“非法入境”之莫須有罪名當成刑事犯扣留起來。日前，盧同志通過其代表律師致函“國防暨內政部”，抗議行動黨政權把他當成“刑事犯人”拘禁。（盧大通同志函件及驅逐經過詳見第四、五版）行動黨法西斯政權在接到盧同志函件後，才開始把他禁在室內（前些時白天讓他在獄內場地受烈陽的薰晒）並向他發出“驅逐令”。有關盧大通同志申請法庭控告國防部長、吳慶瑞事，將於明天（八月七日星期一）在高等法庭首次提出。

武吉知馬支部發聲明 譴責叛徒蔡亞哲

社陣武吉知馬支部八月四日發表聲明，譴責叛徒蔡亞哲於七月廿一日發表“聲明”和電視訪談。並一致決定支持黨中央開除他的黨籍。聲明並揭露反動政權利用叛徒蔡亞哲發表“聲明”和電視“訪談”的幾點陰謀：1. 與可恥的敵人代理人李清彬一唱一和，惡毒攻擊和誣蔑社陣的正確政策。製造所謂社陣操縱左翼工團的神話，為反動政權開罪，削弱我黨威信；2. 為反動派陰謀通過“社團法令”封閉我黨做好輿論準備；3. 胡說什麼社陣“不擇手段”“排除”敵人代理人陳辛，為陳辛招魂。4. 替早已被廣大工友暴露並堅決抵制的“職工會修正法令”翻案；5. 為反動派虐待政治拘留者等進行辯護。

聲明最後說，廣大的人民是絕對不會相信從狗洞鑽出來的叛徒的鬼話。我們呼喚人民群眾起而攻之、誅之、與之不共戴天。

李思東同志公民權被吊銷 謝太寶同志信件被扣留

行動黨法西斯政權近幾月來，一直在大耍特耍“驅逐”手段。日前李思東同志（前我黨議員），接到吊銷“公民權”的通知，他很有可能將遭受“驅逐”。此外，許多“六·一三”案件或其他案件的同志也遭到反動政權以同樣手段對付。有一名政治被拘者潘揚齊，“政治部”恐嚇他的家屬必須交出“報生紙”謂否則將被“驅逐”。

另一方面，行動黨法西斯政權也不會放鬆對政治被拘者的精神及肉體上迫害。亞非拉團結會議（古巴哈瓦那）曾寫了一封信給謝太寶同志，謝太寶同志的母親會把信帶進監獄，要求交給謝同志，然而獄方竟加以扣留，至今一個多月了，還不把信給他。謝炎隆同志是在今年四月廿五日被捕的。他在七月廿二日被移禁到女皇鎮監獄。在這之前他曾被秘密監禁在一處不知名的地方達三個月（據悉可能是軍營）。關於這三個月秘密監禁的情況，特務人員不准他向律師透露，他目前身體十分衰弱，失重很厲害。新民中學一名學生張文序，在被捕後，遭受到“政治部”人員的嚴刑酷打。這一切，正是法西斯行動黨政權的罪行。它們欠下人民的血債，已經越來越多了，總有一天，是要徹底清算的。

峇株居鑾各地人民示威—— 猛烈沖擊拉曼政權

七月廿八日晚上，正當聯盟另一頭目拉查正在峇株巴轄橋上主持通車禮，頒布敲骨吸髓的“過橋稅”（所謂“過橋稅”即車輛要過橋，得放下“買橋錢”，每次按車型計算，二元至三元不等，此可與李光耀“劃地為金”之“停車稅”媲美）峇株巴轄約三百名群眾高舉布條，標語牌，和火炬，浩浩蕩蕩舉行遊行。隊伍由仁弄街，經過蘇丹那，日本，大馬路，蘇牙數條街再折回蘇那街與仁弄街交叉口舉行

（接第一版）

主的馬來亞（包括星島）的鬥爭。

在正確思想和正確鬥爭路線的旗幟下，黨和人民在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和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已經迅速取得越來越多顯著的成績。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威風大大地掃地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被暴露了他們不過是紙老虎！

然而本地反動派在其美英帝國主義主子的積極指使以及蘇修領導的積極配合下，正向黨進行瘋狂的進攻。反動派直接向人民進行瘋狂進攻很容易看得得到，但反動派通過滲透到人民隊伍暗中替敵人工作的偽裝起來的敵人代理人向人民所發出的進攻是不易察覺的。

然而敵人代理人牛鬼蛇神如陳辛，高祺生、蔣清濤，魏利煌，「學運報」，林照南黑幫等都一一被揪出來被暴露和被孤立。

但是敵人從不停止向人民進攻。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對人民事業的邏輯。所以，那些敵人代理人，牛鬼蛇神目前正在向黨向人民直接和間接的瘋狂進攻必然再次遭到徹底的暴露和孤立！

數分鐘群眾會議，發表演講，分發傳單，勝利結束。等到“鎮暴車”到來時，撲了一空。卅一日，居鑾也同樣發生遊行示威。有二三百人抬着一副象徵“民主死亡”的棺材，高舉抗議槍殺朱貴華同志和遊行群眾的布條遊行。當時，聯盟政權慌忙派出鎮暴隊到場鎮壓，向群眾瘋狂發射催淚彈。

縫業分會及小坡支部譴責謝啓英等反左翼罪行

縫業三巴旺分會於七月卅日發表聲明，嚴厲譴責謝啓英等反左翼罪行，並全力支持中委會七月九日和七月十九日兩篇聲明和對一些問題的立場與看法。

聲明說：反動派恨不得左翼內部自己捲起風波，製造分裂，互相傾軋，以達到延長其反動統治之目的。我會七位中委支持會訊廿二期攻擊社陣的錯誤文章的行動，是對反動派有利，對左翼完全沒有好處。對於濫用該會“會訊小組”之名譽發表攻擊社陣文章的做法，聲明表示：這種毫無組織紀律觀念的做法，只有加劇分裂，破壞團結。

對於謝啓英等反左翼的罪行，社陣小坡支部亦發表聲明，支持黨中央開除謝啓英等八人的決定。表示：我們在和敵人展開針鋒相對鬥爭時，不僅要禦防敵人的陰謀，也要警惕左翼內部敵人的暗箭。指出謝啓英等在這方面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並呼吁干部對他們發表的兩篇毒草給予批判和揭露。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

今天，值此李光耀傀儡集團慶祝“國慶”的時刻，讓我們利用這個機會再重申我們有關“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的立場，和我們反對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的決心。讓我們對敵人的進攻提高警惕。

美英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已經威脅要封閉社陣。他們隨時都可能封我們的黨，他們已經通過電視，電台，報章，“前被扣者”，以及敵人代理人牛鬼蛇神，利用一切方式從各方面千方百計的向黨進攻。

讓我們提醒同志們以及那些受敵人代理人，牛鬼蛇神及其可恥陰謀所誤導的同志，對敵人的公開到秘密的，各種各樣的進攻保持高度警惕！

讓我們團結在黨的周圍，暴露和孤立敵人代理人牛鬼蛇神。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在正確思想和正確鬥爭路線的反帝旗幟下，堅決進行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

馬來亞（包括新加坡）萬歲！
馬來亞人民必勝！